



家乡的味道

厚夫

人的味觉是有记忆的，童年时代培养出来的味觉，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无法忘掉。这不，我这个地道的陕北延川人，竟然让延安城里的一家小小的“延川泼汤面馆”勾引得神魂颠倒，老想隔三岔五地跑过去，吃一碗热乎乎的“泼汤面”才算心甘。

陕西的地域分为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地理板块，这三大地域板块的百姓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习性与文化特点。

陕北高原纬度较高，介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宜于种植五谷杂粮，因此在吃食上主要体现“杂粮细做”的特点，如油糕、油馍、黄米馍馍、黄米饭、荞面恰恰等就体现出这一特点。陕北北部宜于放牧，没有退耕还林之前，几乎村村都养羊放牧。这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是陕北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陕北人爱唱信天游。陕北民歌中就有：“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荞面圪坨与羊肉汤，那可是陕北面食文化中的绝配。”

关中地区那平展展的八百里秦川，可是中国的大粮仓。八百里秦川上优质的小麦面，激发了关中人无穷的面食文化创造力。因此，关中地区的面食种类很多，有biángbiang面、箸头面、乾县蘸汤面、岐山臊子面、武功旗花面、杨凌蘸水面、户县软面等上百种面食。许多外地人以为西安的名优小吃只是“羊肉泡馍”一种，其实关中的面条那才叫个好

吃。关中农村人每天能啜着大碗的biángbiang面，呷一口西凤酒，吼两嗓子秦腔，那日子才叫舒坦！

秦岭以南的陕西地域，就是陕南了，即当今的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地域。这里多山、多水，主产水稻，因此类似“汉中大米皮”之类的小吃，就是当地有名的小吃。

说来有趣，“延川泼汤面”既不是山珍海味，也不是珍馐美饌，仅仅是一碗普普通通、热乎乎的面条而已。它在陕北的面食中就排不上名号，更遑论在陕西的面食种类中寻个座次了。它严格意义上就是当地寻常百姓的家常饭，恐怕只有延川人才晓得“泼汤面”的真正含义。

一提起这“延川泼汤面”，我的思绪马上飞回到童年时代。那是盛夏的麦收时节，母亲在柴灶上做出的一碗泼汤面，自然能让我们兄妹几人兴奋好几天。做这泼汤面的工序很简单，面就是一般的手擀面。如果说秘诀，就在这个“泼汤”里。其实，“泼汤”的工艺也挺简单的，无外乎给做汤的铁锅里倒点清油，烧热后炆点类似韭菜花的“泽蒙花”，再浇水，倒进陕北人自己晒制的面酱；锅开了，再刷点蛋花，放点生葱丁。这样，漂几朵蛋花的酱油浇在面条上，就是所谓的“泼汤面”了。当然，条件好的人家再给汤锅里打进几个荷包蛋，那可就是最高配置了。“泼汤面”之所以好吃，关键是炆那丁点的“泽蒙花”。“泽蒙”是陕北山

地中的一种宿根小草，有点像韭菜的菜薹，但比韭菜的菜薹要细很多，顶多像缝衣线的细针，头顶着的一撮小花，就是“泽蒙花”了。这种“泽蒙花”看似平常，其貌不扬，但晒干后在铁锅中一炆，那可是香味扑鼻啊。我少年时代经常带着弟妹妹们上山刨“泽蒙”，刨来之后整整齐齐地移栽到窑畔上，等开花后将其捋下晒干，就能交给母亲炆锅炒菜了。事实上，在那个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艰苦年代，这朵小小的“泽蒙花”在我们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只是扮演了一个“提味者”的角色。

延安向东是延川。延川在陕北古代里说是靠近黄河的三等小县，但交通条件却相对方便，连接长安城和塞外的古驿道纵贯延川县的南北；而秦晋峡谷的延川清水关、延水关渡口，在古代是陕北高原与三晋大地联系的重要渡口。这较为便利的道路，使得延川人有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驿路上马蹄声碎，驼铃不断；渡口上旗帜招展，橹声欸乃。这一切，对于文化的传播都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也就使延川人形成了相对宽广的文化视野。陕北人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性格急躁、暴烈，做事果敢、勇猛。相对这些特点而言，延川人的性格中又多了一些心平气和、做事稳重的特点。我记得《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中，习近平的房东刘金莲老人一个劲地夸青年习近平“气平(心平气和、做事稳妥之意)”，编辑注释时搞成“慈平”了。延川方言把“气”念“慈”，可惜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图书编辑

们听不懂。当然，这也是个小小的花絮吧。事实上，延川人做事平和而不急躁的性格，也体现在这碗热乎乎的“泼汤面”中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培育一方文化。这平淡无奇、清汤寡味的“延川泼汤面”，某种意义上成为延川百姓文化性格的饮食佐证。延川虽是延安市一个不到二十万人口的普通小县，但却是陕北的文化大县。陕北有句口耳相传的谚语：“武看三边，文出两川。”“文”指文人，“武”指武将，意思是陕北的武将多出自长城沿线的定边、安边、靖边一带，陕北的文人多出自延川、宜川一带。史料记载，唐代大和元年延川籍士子李邵考中朝廷的“文状元”；明清时期，延川籍的举人进士屡见不鲜；特别是“秦西闺中不见”的“陕北才女”——清代女诗人李媿媿，更是古代延川文人的典型代表。陕甘宁边区时期，延川县涌现出杨醉乡等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新中国成立以后，延川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先后培养了以路遥、谷溪、史铁生、陶正、海波、远村等为代表的三代“山花作家群”，这使延川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罕见的“作家县”了。

再说延安的这家“延川泼汤面馆”吧。它虽在延安双拥大道旁一个不起眼的小巷里，门面很小，房间不大，但生意却一直很好。因为经常来，我与老板也相熟起来。来这里吃一碗“泼汤面”，既是过个嘴瘾，更是在寻找童年的味道、妈妈的味道。朋友，你说呢？



新年词与迎春花有关

曹延斌

最先发言的是梅花
它红色的粉色的诗句
发表在冬天洁白的纸上

新年到了
万物萌动，跃跃欲试
小草露出脑袋
怯生生地发表演讲
它的声音，太微弱了
只有路过的风听得清

迎春花，当仁不让
夺过话筒，慷慨激昂
说得心花怒放
说得春风咄咄鼓掌
就这样，在一片欢呼声中
春天闪亮登场
惊天动地的春潮，被一根引线拉响

五十岁，我想开始写诗

李尔慧

五十岁，我想开始写诗
再次开启新的门楣
我想看见
指甲根部的那道白色月牙
重新出现在大家眼前
我的耳朵和身心想像河流一样通畅无阻
让倾听世界的耳朵和自己的心灵相通
也和你心灵相通

五十岁，我想开始写诗
想用诗的语言表达心声
去打开四季的心扉
如春天的花，恰时绽放
或许它不会结出秋天的果实
我仍想告诉大地
我对生活依然热爱并充满了热情

五十岁，我想开始写诗
让诗伴着灵魂向远方走去
一旦归于尘土
一切都将是真实的存在

雪花

贾天成

雪花
冬天耀眼的花
无根，无叶
开在灰蒙蒙的天空

坠落如蒲公英果实
空灵洒脱
山川、河流、屋舍……
都是它的归宿

萧瑟的山冷艳妩媚
河流咯吱有声
屋舍冰凌垂挂
森林琼枝玉花……

雪花
犹如母亲的吻
轻柔 温暖
那含苞的玫瑰正跃跃欲试
羞羞答答地等待时机

过往生命
抹去昔日疲惫身影
轻装上阵
在冰消雪融的那天
皆会化为一种动力
穿透土层的束缚
以绿色生机昂扬起步

黄米山的小米

郝随穗



其实黄米山不只是一座山，以当地海拔最高的狄青山为坐标的群山，有名的和无名的山峦统统归于黄米山的概念之中，从这个范畴而言，黄米山包含的意义就宽泛而深刻了。这里存留的历史遗迹、传说故事及保存下来的比较完整的陕北农耕文明的生活图景，在当下显得弥足珍贵。

显然，这是一座山脉关照下的大地流年，古往今来，这里的每一段岁月都在陕北五谷之首的黄米的滋养下，日复一日地变得雄浑而辽阔。由此，当站在狄青山上环顾四周，目及之处是超出想象的一派壮丽的北国风光，似乎整个黄土高原上的山抽身离开它们的存在地，全部赶到这里集合，呈现出一幅天地间仅在此处可以看到的景象。让人感觉到，辽阔的黄土高原一望无际的地貌，除过这里其他地方都已被抽空。

这里是陕北子长的黄米山，黄米山的小米如同金子，它的光泽是由内及外的。小小的米粒内部是炽热的，这种炽热是养分的沸腾，给人以精神能量的。黄米山之所以以黄米命名，是因为这里的土壤和空气最适宜生长小米。其实啊，这里的人文历史更适宜小米的生长，给小米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黄米山下的重耳谷、重耳川、重耳河与一个历史人物有关，春秋时期的重耳曾在此流亡12年，逃亡的重耳一路颠簸、担惊受怕，来到这里时身体消瘦、严重营养不良，热情的黄米山人接纳下重耳后，一日三餐用小米饭把他的身体养起来。重耳感于小米的神奇功效，携家眷随从耕作于黄米山，种植谷子，收获小米。小米，在这里成了他卧薪尝胆、养精蓄锐的象征物，同时，黄米山小米被重耳赋予了新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枕戈饮胆、宵衣旰食。

陕北缺石头，土质结构的黄土山峦因水土流失导致山体滑坡、山沟无限制

地加深。山梁或山沟犹如刀痕，深深地印在群山之中。而重耳谷却是一条石头峡谷，这在陕北并不多见。峡谷两岸石崖挺立，自然天成，沟底青石铺底，溪水流覆、清澈见底，有关重耳的故事俯拾皆是。在重耳的故事中，握一碗小米饭，喝一碗小米粥，就把天地日月培育的小米精华融入自己的体内，当有力的脚步穿行在重耳谷时，却怎么也走不出他在这里流传久远的传说之中。

作为庄稼的一种，黄米山的小米从来都是这方水土最重要的口粮。无论在什么年代，黄米山的人以勤劳的耕作种植着小米，小米以金色的营养养育着这里的人，他们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形成了相同的品质，在漫长的光景中走过快乐与悲伤的流年岁月。

1935年12月中央红军落脚瓦窑堡后，于当月17日在下河滩的田家院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隆冬季节的陕北，再次走进《沁园春·雪》所描述的北国风光中，雪覆盖下的田家院，像一首诗在凛冽的

寒风中诵读着共产党人的理想。田家院的五孔窑洞里的油灯一直亮着，透过窗格子映出的灯光，淡淡地铺在院子里。毛泽东等人每人端着一碗香喷喷的小米粥吃着，这是黄米山人背着小米走了一百多里山路，专门送过来的当年新米。一日三餐皆为小米饭的饮食，不仅为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提供了食物保障，也养活了结束长征落脚于瓦窑堡的中央红军。

黄米山的小米养育了的不只是这里的人，它以饱满的颗粒和浓香的米油为这里的每一段历史赋予了文化内涵。分布在黄土山梁的石岭，巨大的石块好像从天而降，坐落在黄土山之上。以巨石形成的厚度达2.2米历史文化层，是延安北部罕见的新石器龙山文化遗址。生长在坡地上的小米，长年累月地吸收了这里的养分，小米就多了坚毅挺拔的元素。

狄青山在黄米山群中以其固有的高度，耸立着北宋时期名将狄青在此防御西夏、驻防屯兵的赫赫战功。山体的东南坡至今存有夯土寨墙遗迹，牢固的军事建筑

固守着这方水土的安宁。狄青在黄米山的几年里，参加了数十次战斗，他曾身中乱箭多达八次，但未怯战，反而越战越勇。他每次出战都是长发披肩，戴着铜质面具冲锋陷阵，率领士兵过关斩将所向披靡，在黄米山下立下赫赫战功，使之成为当时整个北方固若金汤的边塞要地，阻止了西夏的侵犯。

狄青在这里屯兵作战时，利用空闲时间，带着将士们帮助黄米山人种植小米，他们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吃着小米饭，将士们身强力壮，英勇善战。黄米山的小米为狄青在这里的每一次战斗都提供了强大的体能支撑，成为赢得战斗的重要因素。

在黄米山，有不少古老的村落散布在群山之中，这些村子大多有几百年时间，有的已经荒芜废弃，有的至今住着黄米山人，成为黄米山香火的传承人。入选国家传统村落的石窑台和周家山、张家湾等村子保存了大量的古窑洞，窑洞均为依山而建，窑面用青黄色的条石装饰，陕北人称之为“出面子石头接口窑”。接口的条石刻有条纹，颜色与黄土相近，与土窑洞融为一体。这些窑洞犹如大山的眼睛，在几个村子的黄土坡上相互打量，村子里的草垛、石碾、石磨、老树、村道等组成的画面，形成了优美的视觉效果，黄土高原古朴、宁静的小山村，在漫长的时光中保存着它的诗意，典藏着黄米山的前世今生。

诗意盎然的黄米山在春播的田地里，黄牛在大地上犁出一行行诗句。夏天的小米地里，黄米山人用锄头锄草的景象令人念旧。而在秋天的山坡上，完全靠镰刀收割庄稼的秋收之景，完整地保留了传统的秋收方式。那用毛驴石碾加工下的小米，宛如金色的云霞，渲染着这里的群山旷野、古村老窑。一年四季里，整个黄米山的自然风貌在黄米山人的勤劳和智慧中显得古朴沧桑而迷人，黄米山的小米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座山和每一条河流，以及每一个日子。

岁启新程

陈冰震

“陕北风不大，不会吹倒树。您养护过的这些树，一定会好好地活下来。”她答非所问。

笼着手的她来了，顾师傅不在了。水泥地上躺着的，是等着移栽的一排白蜡树，10余年树龄，根部兜着一大包土。两位老师傅手里握着小电锯，轻手轻脚地修剪枝条，像是怕树会疼。“师傅，寒冬腊月，能栽活不？”蹲下身问，发现祖母的一双眼睛跟着她，也在问。

“能哩。”老师傅肯定地答。祖母笑了，她看到祖母长出一口气欣慰地笑了！手指抚过树干，捡起一根小树枝，试着轻轻弯一下，柔韧性很强。活着，它们活着呢。不远处的塔吊，长手臂似乎伸入云端了，高高吊起一株大树，人坑移栽。树坑，由小型挖掘机大爪子挖几挖，规格尺寸大小就成了。铲头与铁锹，似乎要失去用途了。

大道边公园花圃外围装饰着LED葵花灯，内里残枝败叶铺着网状满天星灯。它们不是祖母硷畔上细碎的明艳小花朵。院墙外金光闪闪的大片葵花盘。祖母的葵花夜间是黛色的黑，月影摇曳埋伏着狐仙鬼怪童话王国。而城里的它们低低矮矮端端正正站得笔直，在高楼大厦的夜晚，发着金灿灿的逼真切切的似是而非的葵花光。

十字路口淡蓝淡粉色的绣球花景，同样是夜色里更像花的花。江南夏日蠡湖边，古树浓阴里，那样硕大的蓝色绣球花，一大片一大片，幽蓝幽蓝的梦境。波光潋滟光影里，五岁小宝宝，弯着眼睛仰着笑脸问：“奶奶，大花朵像地球呢。”她冲小宝宝深深地地点着头，是啊是啊，蓝色星球！一朵花，就是一个星球。它们，是真的绣球花，一大朵一大朵，水润润地团团簇簇，谁都不舍得摘一朵，饱眼福如幻境。

吾悦广场粉色天地樱花巷道，在搭建

演出台，硬朗的工业现代风。一位工作人员，抱着一株樱花树，搬离途中，花枝乱颤，樱花雨纷纷飘落，真的一般。旁边一长排夜市摊位，覆盖着超巨大的白色保温塑料膜。大冬天，步入蚕宝宝肚腹，品尝美味，不会冷了。

“比我养的蚕宝宝大多了。”她听到祖母在她耳边呢喃。元旦是开端，是新事物的开端，是美好的开端。元旦！她写给祖母看，元，撒开两腿在奔跑；旦，地平线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金碧辉煌东方红，那是我们的中国图。

谁在身后拍着她的肩？回头，她看到少年的她牵着祖母的手，她们冲她笑着，在风里奔跑着，在大原上奔跑着，在沟沟壑壑奔跑着。暮年的她伸出手臂，向她们奔去，可怎么也无法近前。

哑着嗓子，蹲下身，她把双手揣进祖母的蓝绸袖笼。

楊家嶺



Yangjialing 邮箱: yjwlyfk@126.com